園地公開，投稿請至：takungpage1902@gmail.com

兔爺兒

文化什錦 肖復興

中秋節拜月，按理說嫦娥是主角。但是，在民間，玉兔卻搶了嫦娥「C位」的風頭。人們尊稱它為長耳定光仙，把它和嫦娥吳剛仙人一樣等同看待的。心想或許是民間的一種追求平等的心理趨向吧，才會讓玉兔和嫦娥吳剛平起平坐；也是玉兔可以搗藥，能夠治病，保佑安康吧，民諺說：沒災沒病就是福，這是普通百姓心底最大的願望呢。

民間不叫玉兔，更不叫長耳定光仙，都管它叫兔爺兒。中秋節前，賣兔爺兒的大小攤子擺滿了街。這種用泥捏成的兔爺兒完全擬人化了，讓人感到親近。後來，過中秋節即使不再有拜月的古老儀式，各家還是要買個兔爺兒，讓兔爺兒和全家人同樂，其中古老的敬拜定光仙的儀式感，完全世俗化，兔爺兒參與了民俗傳統的衍化和傳承之中。

兔爺兒，雖都是泥捏而成，但花樣繁多，貴賤不一。《清稗類鈔》裏說：「兔面人身，面貼金泥，身施彩繪，居者高三四尺，值近萬錢。」《京都風俗志》裏說：「有頂束甲如將軍者，有短衫擔物如小販者，有立起舞如飲酒燕樂者……名目形象，指不勝數。」前者，賣給的是王府貴族人家；後者，堆擠成小山，很便宜，誰都能買一個帶回家。這裏說的「燕」同「宴」，也就是說兔爺兒和你一起家宴喝酒慶祝中秋節，完全和你融合一起，並非如嫦娥一樣端坐在縹緲的月宮之上。

作為商品，兔爺兒滿足不同人群的需求；作為藝術品，兔爺兒可以見得京城民間藝人豐富的想像力和創造力。不說別的，光看兔爺兒的坐騎，禽獸兼備，翻江倒海，完全進入神話境界；再看兔爺的造型，可以是頑童老者，下里巴人，也可以是京戲裏扎靠插旗的任何一位將軍，簇擁一起，活脫脫能上演一齣精彩大戲。

據說，最早出現的兔爺兒如牽線木偶，雙臂用線牽連，可以上下活動，不停做搗藥狀，憨態可掬。如今的北京，也有賣兔爺兒的，但這種兔爺兒是見不到了，很多造型奇特而色彩紛呈的兔爺兒，都見不到了。清末有這樣的竹枝詞唱道：「瞥眼忽驚佳節近，滿街爭擺兔兒山。」如此滿街賣兔爺兒的大小攤子的壯景，更是見不到了。

過去，在老北京，中秋節前後，戲園子要上演和中秋節相關的劇目，這是老北京的傳統。清升平署中秋節最早的劇目是《丹桂飄香》、《霓裳起舞》，是專門給皇上太后看的。四大徽班進京，京戲普及之後，戲園子在胡同裏建得多了起來，特別是一九一五年，梅蘭芳上演了新戲《嫦娥奔月》之後，再過中秋節戲園子上演的戲，必是《嫦娥奔月》了。在這齣載歌載舞的戲裏，少不了兔爺兒，扮演兔爺兒和兔奶奶的李敬山和曹二庚，是當時名噪一時的名丑。

如果給中秋節挑選形象代言人，在老北京，恐怕不是嫦娥，得是兔爺兒呢。

上環文武廟

市井萬象

面向大海背靠山，
文昌關聖保民安。
光緒皇帝題御筆，
金匾高懸大堂前。
屋脊鰲魚翹龍尾，
樑上獅子進財源。
百年古鐘鐺鐺響，
民族香火代代傳。

圖、文：方元

黑白相間的墓碑

如是我見 魯力

小時候，我就很喜歡香港的城市雕塑。三十多年前，我曾經拍過遍布全港的二十幾個城市雕塑，並給《福建畫報》寫過一篇題為「靜謐的美」的文章，連帶這組照片粗略介紹了香港的城市雕塑。這批雕塑中至今印象最深的是中環交易廣場那組水牛與太極的雕塑。那是台灣雕塑大師朱銘的作品。那隻牛的壯實與雄健，寓意着香港股市的力道與蓬勃。而太極構成的「8」字，是港人最愛的發財符號。那組雕塑把握了香港社會的脈搏，得到市民的普遍好評。近年來，香港街頭的雕塑越來越多，也建立了一個「國際雕塑公園」。但是，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雕塑作品卻是寥寥無幾。

回想多年前，我應俄羅斯外交部邀請訪問了莫斯科和聖彼得堡。在十天的訪俄行程中，莫斯科郊外新聖母公墓中赫魯曉夫的那塊黑白相間的墓碑，給我留下深刻印象。赫魯曉夫在中國是知名度極高的俄國人，俄羅斯朋友知道我們對這個人感興趣，首個行程就是安排參觀克里姆林宮。細心的俄國外交部翻譯烏斯諾娃還安排我們在克里姆林宮的中央委員會食堂裏吃午飯，她讓我坐在當年赫魯曉夫坐過的位置上，吃土豆燒牛肉。

赫魯曉夫的悲劇有他個人的和時代的因素。也許是下台後的幡然醒悟，赫魯曉夫去世前曾囑咐家人，請雕塑家恩斯特·涅伊茲韋斯內為他設計墓碑。涅氏是前蘇聯著名的抽象派藝術家。赫魯曉夫生前曾當眾羞辱過他，指其作品「沒有感覺、沒有內容」、「一頭驢用尾巴也能塗得比這更好」。赫魯曉夫下台以後，他對自己不尊重文藝界的行為表示抱歉，後悔自己行為粗魯無禮。他曾經三次請涅伊茲韋斯內到他家做客，涅氏都拒絕了。但是，這次涅伊茲韋斯內卻一口答應，為赫魯曉夫設計墓碑。

說到墓碑，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為它涉及到對一個人一生功過是非的描述和評價，絕對是一件非常嚴肅的事情。涅氏設計的赫魯曉夫的墓碑，由七塊黑白兩色大理石拼接成一塊方形的墓碑，中間烘托着赫魯曉夫的頭像。整個墓碑高二點四米，由黑白兩色大理石簡單堆疊而成。整個墓碑令人印象深刻：大理石涇渭分明的顏色對比，截然迥異的形狀變化，形成強烈的反差，不由得使人聯想起逝者的是非參半、功過各半的一生。黑白大理石之間的穿插搭接，強化了混沌交錯的意象，很自然使人聯想到個體生命歷程中善與惡的交融、對與錯的博弈。

赫魯曉夫死後被安葬在有許多著名人物的新聖母公墓。涅氏這個墓碑雕塑的精華之處，在於它是抽象與現實的完美合體。當我站在這個黑白相間的墓前，望着墓碑上的赫魯曉夫頭像：緊鎖的眉頭下微眯的雙眼正眺望着遠方，面部肌肉是一種似笑非笑的組合。赫魯曉夫是在微笑還是苦笑？是在冥思還是苦想？是在後悔還是懺悔？

這尊墓碑上的銅像，讓我感受到了生者與逝者的交流，讓我若有所思。只有與生者有過「對罵」的交流，而且與之有過神交的雕塑家，才能創作出這樣富有生命力的作品。從這個角度講，好的雕塑作品也是一種心靈的藝術。

感謝糧食和蔬菜

君子玉言 小杏

昨日秋分。臨窗北望，美酒醇香，麥熟雞肥，朋友三兩——果然也是農民豐收日。時令剛剛好，奈何時局未可期。因疫情，幾百萬人困坐港城，無以聊賴。

前幾天，公司司機問：是不是春節後那次去機場接你返港，再沒離開過？確實，自香港與內地封關以來，我已半年多沒離開香港一步，同事朋友皆如此，有的家就在一河之隔的深圳。網友用兩首歌自我調侃：「你說過兩天來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你問我何時歸故里，我也輕聲地問自己，不是在此時，不知在何時，我想大約會是在（明年的）冬季」……秋夜漸長，秋葉歸根，還家萬里夢，為客五更愁。

疫情之下談詩意和遠方不免有點矯情，再讀海子，倒是讀出了煙火氣：「從明天起，做一個幸福的人／餵馬、劈柴，周遊世界／從明天起，關心糧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對比這個海子版的幸福清單——眼下，世界因瘟疫而不得遊，內地因「關山」阻隔而不得去，香港朋友近在咫尺而不得見，好在還有一如既往的粥飯每天如約而至，還有一如既往的大海可看，附加一如既往的工作可做——自我鑒定屬低配版的幸福之人，也蠻不錯的。

我對口腹之欲一向淡然，不挑食不多食不浪費，低碳環保。比較欣賞日式餐飲風格，從餐具到餐食都素雅潔淨，菜量克制而精到，簡約精緻，毫不敷衍。朵頤之快、心目所悅各各恰到好處，至簡至美。一餐飯就是對天物的致敬，吃出了儀式感。

疫情期間，去餐館吃碗麵都戰戰兢兢，無遑多求。幸好有盒飯君像一個樸實忠厚的老朋友，半年來風雨無阻，帶着糧食蔬菜水果牛奶，每天三次撫慰我們孤單的靈魂。因為它執著守時的問候，我改變了多年來不吃早飯的（壞）習慣。因為它對我幾乎唯一的餵養，使我得以細細體會糧食蔬菜的原汁原味，牛奶麥片，油條豆漿，菜粥滷蛋……溫和敦厚，親如家人密友。感念疫情下這份不離不棄的陪伴，我成了盒飯忠粉。

很不理解挑食的人，吃膩了是你自己的事，幹嘛要怪大米呢。一個人若不尊重糧食，豈能做到體恤他人；一個人若對糧食百般挑剔，豈能做到寬厚待人。人類總是改不掉任性放縱的毛病，太過追求自我，少了顧及他人。吃飯如此，戴不戴口罩乃至如何對待疫情、對待族類、對待天物也如此。

一粒米，從育種到入倉歷經二十多道工序，最快要三千零七十二小時至少一百二十八天才能抵達我們的飯桌（不算外賣小哥送餐的時間）。此前，這顆小小的種籽，為了完成餵飽人類的使命，拚命尋找陽光和水土，熬過風暴沙塵病蟲的侵害，在無數人的勞作汗水中，千辛萬苦把自己變成可吃的樣子，最終來到我們面前，一顆一顆，一葉一葉，滋養我們的腸胃和身體。如今有了袁隆平爺爺改進工藝提高產量，但糧食的成長蛻變始終歷程漫漫，其辛苦古今如一。

說到這裏，我得提一提一樁耿耿於懷的遺憾：過去曾有無數機會見過袁隆平老先生，距離最近的一次是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西門，我在等人，老爺子站在門口吸煙。我與老爺子聊了幾句，老人家很隨和。我們吃着老爺子的米長大，我多想向他表達敬意啊。可是七八分鐘的時間裏，沒有任何閒雜人打擾，我居然沒有與老爺子拍張合影！至今想起來我都後悔得直掐自己大腿。三周前的九月七日是老人家九十歲生日，這位新晉「九十後」對着生日蛋糕大聲說：「畝產三千斤早日實現」。去年，老爺子領銜的第三代雜交水稻已經達到了雙季畝產二千零九十二斤。

民生不易，端起飯盒，想起往事，更惜一粥一飯得之不易，袁隆平老爺子的可愛和偉大。

伏爾泰說，一個人首先要學會生存，然後才能進行哲學思考。疫情讓我們更多留意身邊諸事，才發現：有人生存了一輩子，從未有什麼哲學思考，原來他把生命活成了哲學。

這些蔬果稻麥，千百年來信守對人類的承諾，穿越漫漫時光，承受萬般辛苦，漂漂亮亮來到我們的飯桌，供我們生存，供我們思考，供我們創造。每一份糧食和蔬菜，都值得敬重；每一滴油醋醬茶，都值得敬重；每一個負有使命的人或物，都值得敬重。

▲近日，西藏日喀則市金色的農田裏，村民們忙秋收 中新社

滔滔好望角

閑話煙雨 白頭翁

好望角，五百多年前曾經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地方，也是探險家最想要到達的地方。「五百年必有王者興」。誰能料到，其言應在好望角上。

五百年前，好望角不叫好望角，其名叫得直率形象：風暴角。以其名向世界宣布，此乃人類航行之禁區；但歷史又證明，它又是人類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亞當·斯密曾經在《國富論》中宣稱：「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兩件事：一是哥倫布橫渡大西洋發現了美洲大陸；二是伽馬繞過好望角發現了印度。」這種地理上的新發現，導致了人類觀念的一次飛躍，猶如由過去爬而行之突然站立起來，立而行之，這該是一個多麼大的變化。好望角該是人類發展的一個里程碑，是一盞指引人類航行的燈塔，繞過好望角，方知天之藍，海之闊；方知地球之大，世界之廣；方知歐洲之小，葡萄牙更小；那不過是一張「綠色的男人臉」，羅卡角是那張臉上的鼻尖，無數的葡萄牙人和歐洲人站在羅卡角的海礁上時，都以為此乃天盡頭，一望無際的大西洋，再無陸地。但伽馬不相信，繞過好望角去發現新大陸，去開發新世界。

當年伽馬九死一生繞過好望角，從大西洋進入太平洋後，他都沒來好好看看好望角，他那個一百七十多人的船隊，再回到葡萄牙時，只剩下四十五人。那天他的船經過好望角時也真奇怪。船在大西洋航行時，波浪洶湧，幾乎將船打翻，但船剛剛一繞過好望角，那時還叫風暴角，竟然風暴全無，萬里大海水平如鏡，海天相連，一覽無餘。伽馬想把眼前這片海命名為「太平洋」，他不知道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時已經把和大西洋緊密相接的這個大洋起名為「太平洋」。

好望角，是大西洋、太平洋的分界角，左手一指是大西洋，右手一指是太平洋，好望角出奇的好，風景那邊獨好。

出開普敦城沿大西洋海岸線一路南行，猶如人在畫中。人好像融化在風景之中。大西洋的海水藍得讓人心醉，和藍天相接，渾然一體，望天是海，看海是天。讓人興奮的是一群群海鷗飛上掠下，尖叫着，追逐着，打鬧着，忽而舞在人前，忽而衝到人後，歡歌笑語，其樂融融。據說天氣好時能看見成群的鯨魚，那是世界上最大的藍鯨，長三十多米，重達二百多噸。

通往好望角的不是光禿禿的岩石，那竟然是一片花的世界，動植物的樂園。

那是我第一次看見帝王花，據說是南非的國花，名字起得挺霸道。但此花果然漂亮，百花之中獨顯其韻。帝王花一開一簇簇，一片片，一群群，迎風向陽，爭奇吐艷，其花像含苞怒放的九月抱懷菊，一層層花瓣，一根根花蕊，把一朵花包裹得千姿百態。帝王花的顏色出奇的絢麗，出奇的多彩，即使是一樣的紅花，也紅得不一般，紅得各自爭艷，有的是月季紅，有的是胭脂紅，有的是桃花紅、荷花紅、石榴花紅，有的是橘紅、棗紅、晚霞紅，紅得五顏六色，各有千秋，讓人眼花繚亂。

好望角這地方不能細看，認真了往往會嚇一跳，且心驚肉跳。正看那幾十朵帝王花組成的大花盤時，突然之間，幾隻碩大的「牛蜂」直撲門面，着實吃驚。好望角的「蜜蜂」體大如紅棗，雙翅是青墨色，飛起來嗡嗡之聲有些瘮人。最可怕的是這種「牛蜂」的眼睛估計是成百上千隻複眼組成，其大如蠶豆，綠光四射，陽光之下，還會不時變色。讓人尖叫的是這種好望角的大牛蜂似乎沒見過人，從花中鑽出後直往人臉上飛，往人衣服中鑽，把遊客嚇得魂飛魄散，作鳥獸散。

有天上飛的就有地下爬的，好幾次我險些踩在鐵灰色的大蜥蜴身上。好望角的「鐵蜥蜴」會趴在花枝上，躲在草叢中，一不留神還會搖頭擺尾地爬到人腿上。那兩顆三百六十度轉動的眼睛上上下下，反覆打量人，不由得讓人出一身冷汗。

更可怕的還有好望角的大紅螞蟻，只要你一腳踏入牠們的王國，後果沒有不悽慘的，除了把爬到身上的大紅螞蟻徹底消滅，別無他途。這種大紅螞蟻被打死，甚至被肢解，牠們的牙仍然不鬆開，死死咬住人，比毒蚊子厲害數倍。

當然也有美麗開心的，好望角的鴕鳥極好客，吃得高興了，牠們會翩翩起舞。狒狒、狐狸、松鼠都不厭客，牠們會友好地看着你的一舉一動。還有各種小鳥都披着華麗多彩的羽毛，縱情歌唱。有一種漂亮得像虎皮鸚鵡一樣的鳥，靜靜地趴在岩石的背陰處，密密麻麻的，把鐵灰色的懸崖裝點得五彩繽紛，像鑲嵌滿寶石的天幕。不知為什麼，這群剛才還安安靜靜的「虎皮鸚鵡」鳥突然之間像旋風一樣盤旋着飛向天空，又猛然之間像隕石雨一般由天而降，極其壯觀。（上）